

青青细胞

余梁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当代第一位医学博士的倾心力作
中国当代第一部跨学科的雅俗共赏之作



青青细胞

余梁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细胞/余梁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5

ISBN 7-5034-1633-5

I. 青…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097 号

责任编辑:刘 剑 封面设计:张 堰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 邮编:100026

装 订: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 邮编:100026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印 张:14 字数:320 千字

印 数:10000 册 插页:1

版 次: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自序

自序

建国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曲折迂缓，难尽人意。目前它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二十世纪后叶，尤其七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生活，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文学作为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没能跟上这种变化并作出积极回应；不能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没有联系，人类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联系，文学决不能逃避它们。其二，中国古典文学幽深博大，成就巍然，当代中国文学未能挖掘、继承并发扬这种伟大文化的精髓。其三，当代中国文学对于广大农民、下岗工人、解放军基层干部战士、边远和艰苦地区工作者、特殊职业人群（如矿工、探险）、其它低收入人群、各种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不足。种种原因，以至于中国文学今日犹如东施效颦般的蚩尤之态。当人们慨叹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人太遥远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回头看一看我们的文学作品内容上是不是已经解决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与建议，敦促某些行为，建立某种机制，否则，若干年后我们仍然只能是慨叹。

本书是基于以上几点以及其它一些看法而写成的，这过程异常艰辛，提起来让人不堪回首。我希望这本书对于我们新时代的文学与文化事业有所作用，简单一点说，是希望大家当茶余饭后或床头静靠之时能有一本新时代的可欣赏可消遣之物，不要总是那些刀剑与鬼怪式的幻想，那些催人萎靡的虚拟时空。平淡的生活中原有许多可爱之处，虽然有时也有些伤感，但那伤感正是生活的原味。此外，兴许你

还能明了一些养生的东西。养生，小而言之，是养一己之身，大而言之，是养生世界，是谋求世界的发展。任何一个关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都应该需要它。这方面是我作为一名从医十余年的临床工作者，同时也作为一名独立严谨的人文主义者深切思考的一点认识，我担保它决不枯燥。对于本书中不喜欢的部分，读者朋友尽可以跳过去阅读。总体上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尝试，今日中国之文学及未来中国之文学应该需要它。我想，时间将是最公正的裁判者。

只是，目睹今日中国文学衰落之现状，有良知者必将感到痛心，感到愤怒。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是个严重残废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学的国家是个严重畸形的国家。即使它经济再发达，物质再丰富，也只能算是个肢端肥大的痴呆症患者。文学之于社会犹如女人味之于女人，难以想像，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能叫女人吗？

所以我们应该拯救我们的文学，还她以绝代佳人的本色。我们不必实行什么基因疗法，因为我们的文学基因本身就是最优秀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超过它，我们只需要实行一套严格的生活方式疗法就可以了，那就是：戒黄戒毒，适量运动，均衡营养，开放胸怀，和谐心态，这与养生是一致的。

当有一天，看看我身边的人，那些医生、护士、执业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设计师们手头都能随便找出几本文学书籍的时候，当我们打开电视，里面不再只是一些长辫子小飞刀古装剧、打情骂俏肥皂剧的时候，当孩子们不只知道和珅、杨过、小燕子、小龙女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相信，生活不死，文学不死；华夏复兴，文学复兴。

最后，我不应该忘记了给予我就读研究生学业全力支持的家人和解放军第九二医院原院长郑良根、赖淑珍夫妇，在此提出特别感谢。

余 梁

二零零五年元旦

记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作者简介

余梁，原名余志良，1972年9月生，湖北黄梅籍，主治医师。1988年入湖北黄梅第一中学，1991年入湖北医科大学，1996年于解放军九二医院任内科医师，1999年始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就读硕士、博士研究生至今。十数年来，对医学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勤研不辍。曾参与多项国家及全军重点课题研究，2003年获得上海市科技基金一项，发表医学论文十数篇。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秋云之约	(1)
第二章 有龙之威	(39)
第三章 有叶之颤	(75)
第四章 如花之美	(120)
第五章 如水之思	(217)
第六章 支江之汇	(269)
第七章 倾江之喜	(335)
第八章 红河之梦	(369)
第九章 江河之殇	(395)

第一章 秋云之约

章景铭午后两点才从书市里出来，整洁的军裤因为洗漱过多而微微有些泛白。街头空气中飘散着从公园那边弥漫过来的淡淡的桂花香气。极目长空，天高云淡，一派湛蓝如碧。虽然如此，当初秋的午后阳光像顽皮的孩子直扑眼帘时还是让人感到一丝燥热。章景铭手提沉甸甸的书袋大步朝街对面的一家快餐店走去。

早晨五点半从连队驻地出发，乘车三小时到达昌州市东城区的这家大型书市，泡着那一堆堆的书直到现在，中间凭借的就是两块馒头。一走出来，饥饿感立即攫住了他的全身，直至身体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细胞。当章景铭在快餐店一个靠街的位置坐下，他并没有在意服务员盘子里端上来的东西，他只是注意多要了一份米饭和汤菜。嗨，保持一点斯文，小子，动手之前他在心里提醒自己，这儿可不是连队，这儿不需要速度，忍耐些吧。他极其认真地吃完了这顿饭，看看表，前后六分钟。然后他从桌旁抽出一张纸巾，擦擦嘴，心里感到一丝满足。

午后的阳光像热情的少女闯过玻璃窗，扑落在装书的手提袋上。外面的都市蠢蠢而动，街头的人群缤纷流彩。坐在这明亮的窗边看看街头的景象，真是一件令人特别开心的事，他想。从封闭的营区里走出来，每一点缭乱的光色都透着神奇与魅力。嗨，那欢蹦乱跳的孩子，那踽踽独行的老人，那披红缀绿的老太婆，那涂脂抹粉的中年妇人，那乖巧伶俐、善于察颜观色的卖花小姑娘，那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那染红黄头发、戴花式太阳镜的追星一族，那垂半面耳环、穿肥衣肥裤的 hip-hop 新宠（他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名称

的)，还有那双峰圆润、粉面娇扬的姑娘们……真的是太有意思啦。

当章景铭这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窗外，一辆桔黄色的公共汽车呼溜溜驶过街面，跟着朝前拐个弯，径直东边月岚湖方向去了。当它驶过快餐店章景铭所在这个窗口外的一瞬间，坐在公汽上的一个女孩子无意朝外看了一眼，那长发那面容倒让章景铭猛吃了一惊。怪哉，那女孩子怎么如此面熟啊？认真地想了想，一时也不能肯定她是否就是一个自己称得上认识的女孩，毕竟，陆军学院三年，他可是从来没敢和那几个女学员说上一阵话呢。

低下头随意翻翻袋子里的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战士们需要的技术类书籍——就像抚摸自己使用多年的手枪和军服一样，真让人不胜怜爱。回去慢慢享受，他想。开往连队驻地方向的末班车在五点二十发车，时间还早，可以上哪儿转转。也许是天地间的隐隐秋意让人产生一丝怀旧情绪，他想起从陆军学院毕业一年多来还没回去看过哩，虽然连队驻地与昌州市距离并不算远。每次来他只是买一些自己和战士们需要的书籍就匆匆返回了。今天倒可以回学校看一看。这么想着，他提起袋子站起身来。

乘上公汽二十几分钟后章景铭就来到了陆军学院。这所军事院校坐落在东城区的近郊，隐藏于四面连绵的湖山之间。步入校区，依然是那股爽朗的风，那种熟悉的秋天的气息。沿着校园主干道往前走，可以看到东边的作训场上仍然有很多学员队在紧张地操练，看到那几辆废弃的军用飞机和坦克、炮架，它们还像以前一样静静地躺着。看到以前的教室、宿舍、图书馆和东西怡园，章景铭不觉微微有些伤感，想到昔日的那些老朋友——作训场上那块青蓝色的石砖，射击场上的那面靶子，运动场上的那根单杠，图书馆里的那张椅子，怡园里的那枝腊梅（虽然现在并不是腊梅开放的季节），宿舍窗外的那株石榴不知怎么样了？啊，假如可以再跟伙伴们在射击场上点射一阵，在那辆旧式坦克里拨弄拨弄，在那些障碍物上攀爬攀爬，或者在训练场上练一遍虎虎生风的军体拳，在图书馆前面的青青草地旁练一遍舒缓自如的陈式太极，要不，躺在草地上呼吸青草的芳香，任遐思飘荡……那该多美！那该多爽呀！可是流年似水，那清纯而丰满的学员生

活已经随风而逝，杳不可寻，那朝夕相伴的伙伴们也已天各一方，异地奔忙，哪怕想相聚片刻聊聊天也不复可能。想到这儿，章景铭似乎怕惊醒了这些昔日的朋友们似的静静地退出了陆院。

走出大门，沿月岚湖边的老街西行，不久就看到了昌州大学。这所国内知名的学府差不多有百年历史了，它的图书馆非常值得称道。无论春秋寒暑，昌大图书馆那扇紫檀色的大门都热忱地对师生们开放。以前周末有空或放寒暑假的时候，章景铭喜欢到这儿来看看书。曾经有两个暑假，他几乎天天来，因为陆院图书馆假期之中几乎是不开放的。看书疲惫了，他就到旁边的环珮山上走一走，吸吸林间的香气。环珮山上林木葱郁，繁花似锦。林间小道洁净，清雅，曲曲如屏，路面皆由古色古香的鹅卵石铺砌而成。穿过林间小径，登上环珮山顶端的凉亭，望望湖光山色是他最惬意的事。那时天与地、山与水都溶成一体，净化成一种悠远纯净的淡蓝色，视野与心胸为之顿开，禁不住想仰天长啸。“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假如是夜晚，他也能以浩浩大江为酒瓮，以北斗七星为酒杓，以天地万物为宾朋，剧饮狂啸一番了。那才像个真的男子汉，他想。环珮山西下的小径逐渐增宽，两旁种满了樱花树。每年清明前后，大地春回，满树樱花绽放，烂漫如雪。观赏的游人络绎不绝。章景铭和几名伙伴们一起来看过几次，每次都要热烈地凝神贮立很久。

现在章景铭边想着这些往事边向图书馆这边走来，可没想到，这时候竟然遇见了唐莹莹，她正是刚才那个乘坐公共汽车在快餐店的窗口外一闪而过的女孩，那个在他读陆院期间曾唯一与之说过几句话的昌州大学电气工程系的女孩，那个让人惊异的女孩。一头飘逸的长发，清澈而又迷离的双眼，雪白粉嫩的双颊，身段匀称，步态轻柔，静下来是身着粉红色衬衣、蓝色牛仔褲的汉唐女子，古典得让人惊诧；动起来却浑身活力四射，强烈而温柔的女性气息伴随着一点泼辣、一点诡譎、一点淘气流泻而出，是个百分之百的现代女生。她那秋水伊人般的灵秀气与浑身洋溢的欢乐浪漫气息结伴而行，融成一体，让所有见到她的人眼前生出熠熠光彩。她就那样懒懒地坐在图书

馆的某个靠窗的座位上，不带背包与耳机，不作顾盼与低语，面前的几样书刊整洁、清爽、随意，一个人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却又是漫不经心地翻看着，偶尔也会看看窗外的景致，红肥绿瘦的景象让人充满了遐想，绿肥红瘦的景象也决不让人伤感。窗外的春色都浸到了她的脸上，透出淡淡的红，纯净的白，梦幻般的温柔与静谧。每次她看书的时间不长也不短，飘然而来，倏忽而去，留下一阵淡淡的幽香。这就是唐莹莹留在章景铭脑海里的印象。

这时候章景铭手提沉甸甸的书袋朝图书馆这边走来。由于右臂有些酸胀，他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看看前面，然后将袋子从右手换到左手。可是突然他听到一个女孩子恼怒的申斥声，“嗨，你这人怎么回事？”章景铭微微吃惊，向左侧转眼一看，真不巧，袋子的边沿碰上了一个女孩子的裙裾和小腿了，似乎是尖利地刮擦了一下。

“啊，对不起，对不起。”章景铭赶紧向女孩子道歉。可是怪了，那女孩的脸怎么有点——

“哦，是你——，那个奇怪的军人！”女孩的语气缓和了些。

章景铭这时定神看了看，真巧，她就是刚才那个在公汽上一闪而过的女孩，而且也想起来她就是以前那个既一本正经又漫不经心地在图书馆看书的女孩，难怪如此面熟呢。右肩上背着紫色的小包，其面容姣好一如往昔，秀发长裙，娉婷玉立，淡雅的幽香气随风飘散，只是眼神更趋沉静，往日的欢乐已然退隐，代之以双眸中极其隐蔽的忧伤与烦恼。

“哦，你好。你叫唐莹莹是吧？”章景铭礼貌又而有些腼腆地说。

“不错。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她的语气中显然带着一丝嘲讽与鄙夷。

“以前在图书馆看书时你向我借过两次纸笔，后来一次图书馆中途停电关闭，大家走出来时你自己告诉了我你的名字。可能你已经忘了吧？”章景铭有点尴尬地回答。

“哦，也许是。——对，你以前常来这儿看书，可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我很奇怪吗？”这还是章景铭第一次听到有女孩子这么说自己。

“当然。”唐莹莹的语气确凿无疑。

“如果一个人明明是漫不经心却还要故作一本正经地泡图书馆是不是也有些奇怪？”章景铭平静地反诘一句。

“哼——，”唐莹莹轻轻瞟过章景铭一眼，欲笑而又止，“我那样子也许的确有点奇特，因为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想活得那么累嘛。可是你呢，一个穿军裤的人，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像个泥塑木雕的和尚，面前一本书，手上一支笔，一连几小时地端坐着一动不动——是不是有些滑稽可笑，令人奇怪？军人该拿的是枪嘛！”

“不错，军人是该拿枪，但是笔难道不是一种更好的枪？”

“嗯——？像笔这样的枪似乎不应该由军人来拿吧？”

“当然应该由军人来拿，知识与信息经济时代军人更需要拿这种枪！你知道人家海湾战争怎么打的？全是高科技武器，哪看到一支枪！而且，一名军人除了拿枪之外，难道不应该努力拿点别的对他的生存有用的东西？军人也是人，军人也需要拓宽视野，更新认识，提高技能，增强综合素质啊。”章景铭一气讲了这些，心里奇怪怎么没法抑制自己。

“哈，看不出来，你还一套一套的，你是陆军学院的吧？叫什么？好像是，章——”唐莹莹认真地看过章景铭一眼，然后低眉想了想。

章景铭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不，不，我只是稍微了解一点，但是你对军人的看法该——”

“该怎么样？”唐莹莹微微扬起了眉梢，粉面嗔怒。章景铭暗暗吃了一惊，原来女孩子的脾气这么变化莫测，是不是因为她的忧伤和烦恼呢？

“哦，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一个女孩子难道不应该听听真话？”

“行，那你再讲一句真话——”唐莹莹轻轻撇撇嘴唇。

章景铭想了想，“譬如说，你坐下来的时候的确很沉静、典雅、靓丽，但现在却像个——”这时他顿住了。

“像什么？”唐莹莹循声追问。

“像个任性的小女生。”章景铭以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回答。

“你居然这么说我？哼——！”唐莹莹眉梢再度扬起，接着忽然语

气一转，“不过，好吧。让我再听听你还能讲些什么更糟糕的话。如果你有时间，咱们往山那边走走，反正下午也不用办什么事。”唐莹莹的语气反倒平静下来了。

章景铭又暗暗吃了一惊。“好吧。”既然时候尚早，他就跟着唐莹莹一起向环珮山走去。

秋天的环珮山洒满了金色的阳光，那些远远近近的枫树、桂树与小花小草摇曳出淡淡香甜的气息，闻起来令人心情舒畅。这还是章景铭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并排走在一起，他庆幸自己并没有以前预想的激动和紧张。只有当唐莹莹那清幽的体香飘散过来心里才有些微微发颤。不过这时候章景铭倒想起以前的一件小事。那年春天他与同班的几位学友周末外出回来，刚上公汽，车厢的过道上挤满了人，倒没在意身边站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像自己一样手扶铁栏面庞朝外。她的身旁坐着一个抱着孩子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天气渐暖，柳絮飞扬，车厢的窗户都打开了。忽然几丝柳絮卷入车窗，随之而下的居然有一条淡绿色的小甲壳虫，它落在中年人的头顶慢慢地爬动，看着让人痒痒的难受。章景铭正待提醒，却看到身边的女孩子似乎皱了皱眉，没有喊叫，接着稍稍俯下身子，张口轻轻一吹，嗤，那条讨厌的小虫子被吹出了窗外，而中年人抱着他的孩子稳稳地坐着毫无知觉。章景铭感到心中一颤，不由得注意了一下那女孩子的面庞，这才发觉她是昌州大学的那个让人惊异的女孩。当时他想，假如所有的女孩子都像这样多好啊。现在章景铭碰上了刚才的一幕，心中不免有些疑惑。“也许她并不是个真正可爱的女孩。”章景铭这样想着，于是心里逐渐放松开来。

唐莹莹简单告诉他自己今年刚毕业，分配在一家事业单位。今天他是到一位校友那儿拿点东西，两个人聊了一阵出来，正巧就遇上他了。然后她问到章景铭的毕业分配情况。显然她是出于好奇和心里那股隐藏的烦恼才提出和章景铭走一走的。

“那时候你在这儿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她问。

“什么都有。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书都翻翻，很杂。”

“难道也像我一样漫不经心？明着什么都看，其实什么都没看？

你可是挺认真嘛！”唐莹莹疑惑的语气中依然有一丝嘲讽。

“我是比较认真，喜欢逐字逐句地看。不过你那样的漫不经心和一本正经也是一种读书方法嘛”。

“也算一种读书方法？”

“对。这种读书方法不仅能获取心灵的宁静，也能轻松巧妙地获取知识，通常只有有慧性的人才能做到哩！”

“哼，别恭维我。”

“不，我可是认真的。那的确是一种不错的读书方法。”

“怎么样不错呢？”

“记得以前在德国有一人，他偶然一次来到图书馆，看到满架的书，感到十分惊讶。他深信，摆在架上的书年深月久一定对周围的墙壁和天花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人们只需要在这儿呆上一会儿，随便坐在哪张椅子上就能获得知识。以后他每天总是来图书馆坐上一小时，有时是两小时，表情严肃而端庄，偶尔他也会翻阅哪一本书，但决不去读它。每次这样坐过以后，他都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人们认为他是对书怀着深深的崇敬心情，其实他是掌握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新方法。某种程度上，你就像这个人。”

“你编的还真像那么回事，不过我泡图书馆的感觉的确挺不错。”说到这儿，唐莹莹的情绪似乎略有好转，“好了，说说你们军营，记得以前老听到你们陆军学院各种各样的呼喊声、踏步声、轰鸣声，还有一辆辆卡车出出进进，周末都感觉不到一点点喧闹声，这与我们地方大学太不一样了，你们都在干些什么呢？”唐莹莹接着问道。这时他们已走上了山上的鹅卵石小道。

“平时搞队列操练、体能训练、擒拿格斗什么的，还有驾驶、泅渡、侦察等等，内容很多很杂。周末休息一下，喘口气，看看书，或者打扫打扫卫生，实际上也没怎么空。军校的学生可不像地方大学的学生那么轻松自在啊。”

“这话没错，我见到过你们的样子，训练起来日夜不停歇，挺辛苦的。啊，你们现在干些什么呢？”

“操练备战。有时也搞一些紧急救援活动。”

“哦，操练，刚上大学那年我们也进行过的，开始觉得挺有趣，时间长了就觉得又疲惫又单调。你们不觉得疲惫单调吗？”

“看你怎么看待。整天操练驻防的确是有些疲惫单调，但是能干的事还是不少。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单调要看他的发现能力，对生活的发现能力。”章景铭侃侃而谈，不过他并不敢轻易地朝唐莹莹看上一眼。

“好像你很能发现？”唐莹莹语气肃然，嘲讽之意却没有消退。

“说不上能发现，只不过一个人生活中的艰辛经历有助于这种发现而已。”

“你有一些艰辛经历吗？”

“当然。每个驻防军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经历。”

“每个驻防军人都有吗？”

“对，都有。”

“那，怎么样艰辛呢？能否简单地……”

“很多。说起来可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你想听听吗？”章景铭停顿一下，目光迅速瞟过唐莹莹一眼，然后望着远处的枫树林，他看到唐莹莹轻轻点了点头。

“我上陆军学院之前，在野战部队当了两年义务兵。记得刚当兵那年，也就是六年前，我们部队在高原雪山上修路。仰望头顶是雪山，俯看脚下是高原，我们就在半山腰上采挖山石，修建公路。高原上风大，常常一堆巨石被吹得像沙砾一样从山头上滚落下来，对下面的人非常危险，这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也是我们隐藏的敌人。在高原雪山，我们的敌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些战友就这样牺牲了。记得有一名战友叫刘瑞，湘西人，牺牲时年仅十七岁，下连队刚好十七天，可真是年青哪。晚上天黑，又冷，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像我这样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人盖三床棉被都感觉不到暖和。中午大家围成一堆吃饭，常常要遭到狂暴的沙石袭击。这时候我就会想想身前身后，想想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发现一些平素不易发觉的东西……”

“你发现了什么呢？”唐莹莹目光闪烁，语气中不再有那种嘲讽之

意。

章景铭没有侧过脸看看唐莹莹，而是继续凝望着远处的枫树林。虽然秋阳灿烂，枝叶芬芳，他的双眼里却激射出两道寒冷的光芒。

“我望望头顶的雪山，孤凄冷峻，琼瑶似玉，横亘天外，那是一种神秘、肃穆而苍劲的美；我看看脚下的怪石，峥嵘斑驳，黑硬如铁，那是一种朴拙而奇劲的美；我看看身边的战友，一个个面目黑红，步态蹒跚，行动时肢体微微颤抖着，然而虽则颤抖，浑身却有一种坚韧不屈、生生不息的阳刚之美。这时候我想想那天地、生死与大小轻重，一切都很明了了。哎，不老的是天地，短暂的是人生，然而只要生命存在，一切就有希望，只要生命存在，生活就永远不会失败，所以以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们都不会害怕，永远不会害怕。”章景铭讲完了这段话，慢慢地把目光从远处收回到近前。

“不会害怕吗？”唐莹莹的眼神中闪现着惊疑与震撼。

“决不会害怕。——说起来或许有些可笑或者可怜，对于我们在边塞当兵的人，生活就是不断地流血流汗去战胜艰难困苦；就是认真地站好每一班岗，这班岗可能是修路架桥，也可能是战场杀敌；生活对于我们就是这身军装的责任。”

“哦，我并不认为你们可笑或者可怜，只是，——你们感到痛苦吗？”这时他们靠在半山腰的石栏杆上，一丛秋菊迎头绽放，几只山雀在叽叽喳喳乱叫，唐莹莹的语气变得关切了。

“当然。很多时候都会。刚入伍的新兵常在被窝里哭哩，但是上了雪山反而不再哭了。”

“为什么？”

“因为痛苦开大了我们的胸襟，在我们的血液中铸造了钢铁。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就用这种钢铁同它们斗。把它们斗到死！——从某种意义而言，痛苦是生活的一种馈赠。”

“你们军人真是不可思议，把痛苦当作馈赠！我可不希望这种馈赠。我讨厌它。”唐莹莹毫不掩饰自己。

“可是每个人的生活中必然会有痛苦啊。既然它是必然存在的，你就得正视它，认识它。是不是？”章景铭说着看了唐莹莹一眼。

“话是不错。可要正视它、认识它并不太容易。”

“但也决不算难哪。当你试图了解它时，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坏了。因为每经过它一次，你就会发觉有更深更广的欢乐在等待着你去发掘。生活本身就是痛苦与欢乐的结晶体嘛。”

“可欢乐总是太少呀。”唐莹莹不觉有些感叹。

“欢乐其实并不少，只不过你没有用心去感受罢了。”

“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心地去感受了。”

“要用真挚的平常心去感受。”

“真挚的平常心？”

“对。像孩子那样纯真地从生活的细微处平常处去感受欢乐。看看你现在的日子有多美！可能你没有在意，千百万军人驻守在边疆海岛，用他们的生命守卫着普天下的和平，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这种和平。你拥有青春与健康，拥有自由，拥有满意的工作，也许还拥有追求者，什么时候都可以看点什么、听点什么、吃点什么、玩点什么、像餐饮、娱乐、购物、旅游、体验虚拟时空，品味现代生活，这其中每一样都有很多很多的欢乐。说到你的痛苦，很可能是一种青春的浪漫痛苦。然而什么是痛苦？跟你举个例子。一个身陷囹圄的人以失去自由为痛苦，而一个在地球上拥有无上权力与无限自由的人以他的权力和自由不能超出地球之外为痛苦。对于前者，一间铁屋成为他的牢房，只要能将脑瓜探出窄小的窗口看看阳光他就感到快乐和幸福；对于后者，地球的大气圈成为他的牢房，只有他的意志穿越地球之外才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这样你明白了什么是痛苦吗？假如你想想许多像你一样的年青人并不能拥有你的自由与和平，想想别人生存状态的艰难，想想生命孕育之初的艰难，那你现实中的痛苦就太微不足道啦！”

“哦，是吗？你的话似乎有道理，至少听起来蛮有道理！”唐莹莹第一次露出了轻松的笑脸，那样子的确很美，看到它的人都会觉得心情愉悦。

“你有点像外国的牧师。我敢打赌，如果在国外你肯定能成为优秀的牧师。”然后她又语气凿凿地补充了一句。